



庐青映情德 名家故居逸事

寻名人故居故事 探名家文化基因

海飞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德情映青庐

名家故居逸事

海飞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情映青庐：名家故居逸事/海飞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5

ISBN 978-7-5154-0440-0

I. ①德… II. ①海…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3014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李一梅
责任编辑 李一梅 秦霁政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印张 1 插页 插图 109 幅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从天而降的水声（代序）

我站在院子里，看一座大宅屋顶的黑瓦如沉睡的另一片大地。雨垂直地落下来，在黑瓦连绵的黑色之上跳跃奔跑，溅起阵阵水雾。我戴着巨大的笠，肩披蓑衣，站在季节最深处的院子里。天空中的水在我身边纷纷扬扬落下，它们密密匝匝地包围我，打湿我童年笔直的目光。

我愿意长久站立，站成一棵树的形状，或者站成一块黑而木讷的石头、一扇吱呀与老旧的院门、一块结满青苔的灰砖，或者一张挂在屋檐下的生锈的犁。从天而降的安静的水声，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奔突过来的梵音。我在想，假定我果真是一棵树，我的身体会不会发芽？肩窝处会长出一根树枝吗？手臂上会不会缠上绿色的藤？如果太阳升起，我的身体大抵是会被升腾的雾气笼罩的。这是我在童年晨光里经常想象的一个场景，演练多年，我的目光能娴熟地穿行在雾中，望着这些宅门缓慢而坚定地洞开，一个个表情散淡的人站在屋内。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他们有一个称谓叫大师或名家，另一个称谓是鲁迅、茅盾、艾青、梁实秋、张闻天、柔石、夏衍、章太炎、马寅初、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

我以敬仰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我觉得我应该邀约与集合一些作家朋友，让他们和我一起记取这些人和事，并以此作为纪念与回望的一种方式。当然，不仅仅是纪念，更是一种传达，让更多的人来认知此前的人和事。现在，这些文字集合完毕。让阳光均匀挥洒，让水汽蒸腾上升，让宅门无声洞开，让文字中的大家们站在门口，穿着各色的褂子、长衫、长裙、西装，衣着整洁，不染纤尘。他们就这样长久地集体站在这

本叫作《德情映青庐——名家故居逸事》的书里，此书翻开，跃然纸上的是那时候泛黄的岁月。那时候的光影和光阴，是多么的陈旧和斑驳啊，每一个铅字上都铺满了从树叶缝里漏下的光。那样的光微小而闪烁，像游动的针，像活着的精怪。

鲁晓敏写了秋瑾，这个钟爱散文的年轻男人，把秋瑾用文字描摹得灵秀而完美，冷静地让当年的秋风秋雨，再一次呼啸着席卷而来，打湿多年以后这本翻开的书。秋瑾被捕，山阴知县李钟岳无力救庇，手捧墨书，老泪纵横，自己堂堂一个七尺男儿居然不如一女子忠勇刚烈。李钟岳向上司抗辩，力争保全秋瑾，最终却是徒劳。这位有良心的命官，也因同情革命党而遭革职。他离职前一边抡起杀威棒捣毁了陈设在公堂上象征正义公平的天平架，一边大骂政府禽兽不如。李钟岳被秋瑾巨大的悲情所击倒，三个月后以悬梁自尽的方式殉道，时年53岁。我想象那天也有着从天而降的水声，李钟岳手持白绫，一定是仰望着屋顶的黑瓦。良久，他知道黑瓦是望不穿的，黑瓦的一面是春水浩荡，黑瓦的另一面，是灵魂游移的地方。

刘克敌在这散淡如烟的时光中，不急不缓地向我述说章太炎의许多旧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居然一生有着挥之不去的“国师”情结。1915年章太炎给浙江青田人杜志远写了一封信，请求死后可以埋在青田刘伯温墓旁。写此信时，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帝制正被袁世凯囚禁，并数次以绝食抗争。刘伯温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辅佐明太祖，献时务十八策，成就明朝伟业。他一生疾恶如仇，且自知“伴君如伴虎”之理，功成名就后便退隐青田，但终究逃不过春秋时期就已经有史可鉴的“敌国破，谋臣亡”的命运。忧愤而亡之时，我猜想也许正是阴雨连天，也许也是连绵的水声不绝。

1918年的初春，西湖岸边下着微小的阴雨，青蛙已经准备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在穴居的湖边泥洞里开始鸣叫。这样的天气里，微小的寒冷像四处游荡的魂魄，李叔同已在杭州虎跑寺削发，此刻他叫弘一。他的日本

太太闻讯赶来，恳求他不要遁入空门。她泪眼唤他：……叔同。他手捻佛珠，答道：叫我弘一。后来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船开行了，1918年的李叔同，放生的是半生人世浮华，放生的是彼岸的女子”。而我们呢，如今还是在尘世中无奈地挣扎吧？这是符利群告诉我的，像说一个遥远却又恍若在眼前的故事。我想到的却是另一层，我曾经被这自称弘一的和尚留下的四个字——悲欣交集，击中。我能透过这四个字的背面，看到苍凉微小却又无处不在、状若游蚁的人生。而他“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在我耳畔响了四十余年，让我一次次想见夕阳下的荒草荒凉荒村荒道，荒的院落和树林，以及荒芜的心境……

潘爱娟的文字，让我也晓得了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安静地进行翻译，他躲进了经年失修破陋不堪的柴房。陈望道足不出户，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等也常常是由老母亲送来。母亲特地包了粽子送到书桌前，还在边上放了一碟红糖，催促儿子吃粽子是要趁热的。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些红糖，他连声答话：“够甜，够甜。”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却浑然不觉。我想我大概是要表示一下敬意的，我必须敬重治学严谨的辛苦学人。或许他也是隔空而来的一滴水声……

水声不绝啊！我真想长久地站在院落之中，让水声把我所有的年龄淋得精湿。马寅初在嵊州浦口一间叫“马树记”的酒号降生，晚年他因《新人口论》遭受批判时，显示了一个学者的勇敢、自信、坚强和刚毅，他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京剧大师“麒麟童”周信芳是幼年在天一茶园演出时开始用“七龄童”这个艺名的，第一台打炮戏是《黄金台》，这是周信芳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至于从“七龄童”如何变为“麒麟童”，周信芳自己叙述：“是

一位八十多岁的北方老先生，把七龄童误写作麒麟童。”还有写《雨巷》的戴望舒，杭州大塔儿巷如今早已难寻旧时光景，他“积着愁怨”的长长惆怅却一直还在巷内盘旋。自然，我们不应忘记蔡元培，这位与鲁迅同为绍兴老乡的北大校长，他如何借拜访同乡的名义从绍兴走向北大，以及如何带领一群浙籍文人占领20世纪中国文学半壁江山，其历程是那样精彩。还有许许多多，除却大家熟悉的鲁迅、茅盾、艾青、徐志摩，还有沈增植、马一浮、潘天寿、吴昌硕、林风眠、丰子恺、俞平伯、郁达夫、冯雪峰……

这些密集的已经故去的名家，他们集中出现在一本书中，他们慢而从容地转过身去，留下了一个个白晃晃的叠影重重的身影。他们让我想到的是一场老掉牙的胶片电影，或者是从天而降的水声，仿佛他们也来自于某个深不可测的潭。其实我也能隔着时光看到童年的我披着肥大蓑衣的旧影，恍然之间人至中年，在书房里老气横秋地喝茶和制造文字，以及负责阅读一切喜欢的书籍。当然，从天而降的水声仍然是必需的安神良方，现在让我们都把目光抛得远远的。你是不是看到了一片青翠的狗尾草和茅草在路边的晨风中摇曳，天光已经变亮了，却仍然阴沉得没有一丝太阳。一个少年正用懵懂目光，打量着那些纤长灵秀的背影们。他转过身朝你笑了一下，岁月就开始变得荒芜起来。田园里有烂掉的木头，院门上有明亮而晃荡的蛛网，一口井在那个年代冒水的声音轻到我们听不到，却在真实地发生着。

水声再一次从天而降。2013年11月23日凌晨2时31分，作为此书主编，写下与水声有关的以上文字。是为兴致所至的胡言乱语，是为装腔作势的引言导读，是为不成样子的序言。

目录

- 001 王朝背影里的红顶商人——访胡雪岩旧居
- 005 百年缶翁——访吴昌硕“西泠印社”
- 019 管窥螺扁精神的发源地——访吴昌硕故居
- 023 新岁见新月，北人思北风——访沈增植故居
- 031 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访汤寿潜故居
- 043 浑厚华滋话宾翁——访黄宾虹纪念室
- 051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访蔡元培故居
- 057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访章太炎故居
- 068 中国之心，如石之坚——访沈钧儒故居
- 074 秋风秋雨愁煞人——访秋瑾故居
- 086 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访史量才故居
- 092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访弘一法师“晚晴山房”
- 098 世纪初的拜谒——访马寅初故居
- 105 花开正满枝——访马一浮纪念馆
- 109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访邵飘萍故居
- 113 寻钱玄同祖居，品鲍山风骨——访钱玄同祖居
- 119 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访竺可桢故居
- 125 德情映青庐——访何炳松故居
- 131 汉语修辞学宗师——访陈望道故居
- 135 麒麟童与全恩堂——访周信芳祖祠“全恩堂”
- 149 兰荷香中自芬芳——访潘天寿故居

- 155 当代茶圣——访吴觉农故居
- 165 人间正道是沧桑——访张闻天故居
- 173 最忆林风眠——访林风眠故居纪念馆
- 179 农家院走出的科学家——访严济慈故居
- 193 三朝元老，卹坛宗师——访张包子俊故居
- 207 几树江枫丹叶后，一灯夜雨白头初——访苏步青故居
- 215 江南十月似三春，醉酒红蕉笑向人——访钱君匋故居
- 225 读书入仕两彷徨——访吴晗故居
- 235 游子归故里，三毛有乐园——访张乐平纪念馆
- 247 人与人文的基因——访钱学森“方谷园”
- 257 满地的向日葵，满天的太阳——访沙耆“藜斋”
- 267 翰墨资吟兴，云泉适野情——访江蔚云“阳波阁”
- 279 八百年香火的大宅——访南怀瑾故居

王朝背影里的红顶商人

——访胡雪岩旧居

文 / 田 甜

胡雪岩

胡雪岩（1823.9.29—1885.12.6），名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安徽绩溪人。红顶商人、政治家。早年家贫，为杭州信和钱庄学徒；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1872年，出面举债，供应左宗棠西征新疆军费。1881年，因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胡被授予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胡雪岩创办胡庆馀堂药号，经营阜康银号，兼营当铺、地产、盐业、航运、粮食买卖等生意，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多时达二千万两白银，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走进胡雪岩旧居，一幅融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为一体的清丽画卷徐徐展开；走进胡雪岩旧居，放牛娃、钱庄学徒、跑街、老板、布政使，一个个不同的角色在脑海中浮现。

他出身贫穷，幼年替人家放牛，后入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学徒期间，因表现出色，深受钱庄老板赏识，被擢升为跑街。老板临终无后，遂将整个钱庄交付于他。那一年，他38岁。38岁，春秋正盛，大有可为。自此，他除了经营钱庄，还兼营粮食、军火、生丝、房产，几乎垄断整个金融市场。他帮助左宗棠开办福建船政局，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他以个人信用向外国银行借款，使左宗棠收复新疆有了可靠的财力支持；他官运亨通，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黄马褂，成为晚清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在事业鼎盛时期他耗资五十万两白银，用时三年，在杭州这块风水宝地建起了这座豪宅。而之后不过十载，他从人生的顶点一下子跌入谷底，最终落得负债累累，于贫病交加中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一百多年过去了，风云变幻，时事更迭。这座隐匿于



高墙大院中的豪宅几易其主，甚至挪为他用，好在最终奇迹般地复原了，成为晚清建筑的一个经典。而宅子主人的传奇故事，则在民间代代相传。

夏日，游杭州，城东南元宝街18号，白墙灰瓦。高墙大院，紧锁豪奢，深藏不露。我伫立在“胡雪岩旧居”的碑前，以此作为我的起点，开始走进这座豪宅。

胡雪岩旧居，总平面为缺了西北角的长方形，内由东侧生活区、中部议事区、西侧园林区三部分组成。至于西北那个缺角，据说是当时一位剃头师傅开在那里的理发店。他不愿舍弃祖传家业，说什么也不肯搬离，胡雪岩也就因此作罢。宅院占地十余亩。从整体看，屋宇轩昂，错落有致，小桥流水，玲珑秀美。银杏木、楠木、紫檀木等珍贵木材，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最能反映出主人的身份地位。一盏仿日本定制的水法塔灯、一面英国人送的大镜子，一改中国古典建筑的古板、压抑，使整座宅院在众多豪宅中显得与众不同。

轿厅，是走进正门后看到的第一座建筑。按照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念，让别人进你家门最先看到的，往往是最能光耀门楣和彰显主人地位的，胡雪岩家亦然。走进轿厅，“勉善成荣”四个大字高悬堂上。此乃同治皇帝御赐之物，富贵人家的荣耀也莫过于此。另外，墙上还挂着“奉养仁风”“经商有道”“乐善好施”等匾额，从中足以见得主人白手起家，最终能够成为晚清第一巨商的商道：财富可以变，地位可以变，不变的是一颗爱国爱民的心。

离开轿厅，穿过明廊暗弄，便看到了生活区的建筑。单是这些建筑的名字，就暗含着大学问。什么“融冬院”“颐夏院”，再加上园林区的“锁春院”“洗秋堂”，真是将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都锁在胡家大院了！还有“和乐堂”“清雅堂”，这两个名字不仅读来富有音韵美，更是寓意深远，使人浮想联翩。再把目光转移到这些建筑的装饰上。珍贵的楠木家具精美典雅，细腻而有光泽。深蓝色的玻璃窗明几净，使整座大厅显得格外宽敞。气势不凡的佛堂金碧辉煌，是胡雪岩的母亲金太夫人当年烧香念佛的地方。更值得一提的是和乐堂内陈列的铜管铜线：原来是胡雪岩为了方便与各位太太会面，并避免她们之间的醋意，



让人在自己屋内安装了一座当时西方最先进的通话设备——德律风（今译电话），并用十三根线通向了各位太太的住所。

在胡雪岩旧居，最令我流连的是宅院

西侧的芝园。在参观完了生活区和议事区的所有建筑之后，我走进了芝园。蓝天白云，小桥流水的芝园！亭台水榭，花鸟虫鱼的芝园！只要走进一步，定会豁然开朗，内心也因此而变得开阔起来。好一派江南园林风光！若是杜丽娘第一次见到这般美景，该会游园惊梦了吧！园中俯仰都是景。最高处是亭，登上亭台，清风徐来，满园风光尽收眼底。中间是假山，山洞里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人工溶洞。这些假山点缀在亭台水榭中，相得益彰，为园林增添不少情趣。游园累了，低头看看流水，侍弄一下水里的金鱼，又该是多么舒心，多么惬意。看来宅院主人不仅谙于商道，还十分有情调，讲究生活品位。

红顶商人，煊赫一时。所建豪宅，极尽园林建筑之精华，就连富贵的帝王家与之相比也逊色三分。然而，处顺境难啊！59岁那年，胡雪岩东窗事发。李鸿章命人不惜一切代价“倒左先倒胡”。而他毕竟是个商人，在政治上哪能与李鸿章的势力抗衡！最终，他被革职抄家，成了那个时代黑暗的官场上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幸当时有文煜文大人接过了这座宅院，使之最终得以保全，才使得今天能有那么多游人来到胡雪岩旧居，凭吊它的主人。如果胡雪岩地下有知，也该死而无憾了吧！

百年缶翁

——访吴昌硕“西泠印社”

文 / 鲁晓敏

吴昌硕

吴昌硕(1844.9.12—1927.11.29)，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浙江安吉人。篆刻家、书法家、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并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1865年，考中秀才。1869年，就学于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1899年，任江苏安东县知县，一月即辞去。1913年，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艺术另辟蹊径、贵于创造，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画面用色对比强烈，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吴昌硕是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



假如说，西湖是杭州的城市园林，那么西泠印社就是园林中的园林。这座园子你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形容都不为过，大到收山纳水地再造乾坤，小到勾栏画栋地细细把玩，无处不显示出此园的别具匠心。

西泠印社景色深入浅出，一路台阶斗转，四周回廊曲折，真山假山此起彼伏，亭台楼阁高低错落，咫尺之间，变化无穷。栏外西湖波光，栏中孤山山色。盛大的湖光山色压缩到此一隅，一切变得那么明朗而又疏离。

我这样想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西湖是一张文化图腾，而西泠印社正是这张巨大图腾上一枚厚重的印章。

这座园林始建于1904年，建造园子的是几个印石书画家，自建成起便成为私人聚会的场所。直到1913年，西泠印社才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这年重阳节，这座园子热闹非凡，微风中传递着淡淡的墨汁味道，海内印石书画大家齐聚于此，饮茶赋诗，挥毫泼墨，高朋满座，一场纪念西泠印社成立9周年的盛大“秋禊”在菊花飘香的秋风中开始了。

这年“秋禊”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公推西泠印社历史上的第一任社长，西泠印社从1904年成立以来社长位置一直空缺着，这显得有些尴尬。据书法家张景星所撰《西泠印社同人录序》记载，此次雅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中外联欢，与会者凡数百人，场面极其盛大。

这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文人雅集，他们中间有吴昌硕、丁仁、王褆、吴隐、叶铭等当时招牌响亮的印石书画大家，也有日后成为日本印界泰斗的长尾甲等外国人士。在此次公推中，吴昌硕众望所归地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这年他70岁。

“印诂无原，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甃，一耕夫来自田间。”这副对联是吴昌硕在这次雅集上撰写的，今天依旧悬挂在观乐楼的门楣上，他的谦逊和襟怀对应着湖光山色。可惜没有横批，是吴昌硕疏漏还是故意留给后人总结，已经不得而知了。

二

距离 1913 年，已经整整九十七年。我无数次想象当年的盛会，追踪着当年的气息，又一次来到西泠印社。

2010 年 10 月初的西湖清晨，天很早就亮了，由于清静，湖天出奇地辽阔，一群白鹭从葛岭飞过来，另一群从阮公墩飞过去，它们在西泠印社上空画出一个巨大的圆圈，清脆地啼叫着。

西泠印社在啼叫中渐渐醒来，保安迎着晨光打开大门，我第一个钻了进去。

阳光一下下地擦亮着这座百年前的庭院，茂盛如华盖的大樟树，葳蕤密布的植物，高高低低的楼阁，大大小小的碑刻，西泠印社在清晨中一点点露出了它的本色。几名拍婚纱照的摄影师走进了印社，在院子内摆开器材，一对新人在化妆师的摆布下，精心地打点着，他们的新生活也许就从今天开始。

我顺着图标在园子中小心翼翼地游走，一一走进那些空落落的亭台、楼阁、馆舍、碑廊。一间一间地向上行走，直到走进观乐楼，也没有遇见一名游客，这恰恰给了我清净的空间。



西泠印社是清末民初文化界的盛会，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恐怕也难以找出一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民间艺术社团，它以园林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人文之美和建筑之美都是如此地妙不可言。单单从园林的气势而言，它也是杭州最盛名、最典雅、最精致、最文化的山水园林，它是西湖最精粹的文化圣地。

我时常不可救药地沉迷在对“天下第一名社”的想象中。书画的力量、印谱的力量，在看似柔曼的纸张间突然站立了起来，如同三维立体的图像一般，一根根梁柱从天而降，顷刻间在眼前矗立起了一座百园之园。最普通的石头在精湛的篆刻下脱胎成经典，最普通的纸张在妙手下成为传奇，只要有文化情节的人，对书画金石略知一二的人，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是无法让人拒绝的。

当年，此园是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聚会之处，但它是低姿态的。不管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雅士，或是凡夫俗子，只要你捧着一颗纯粹的艺术之心，这方狭小的舞台一定会给予你广阔的天地。

时过境迁，那些百年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一个个房间一一出现：吴昌硕、马衡、张宗祥、黄宾虹、李叔同、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他们挤在雅致的小楼中一一敞开了艺术人生，他们的作品东鳞西爪地呈现在偌大的庭院中。一张张书画、一方方印谱，那些闪烁着雄浑气韵的作品，在众人灼灼的目光中，是多么寂寞啊，一如它们的主人。

在这些名满天下的名字中，吴昌硕是最让我高山仰止的一位，在我看来，他也是这座园中之园的文化滥觞。

三

吴昌硕，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浙江安吉人，近代顶级的艺术宗师，诗、书、画、印四艺并举，清末海派四杰之一，继赵之谦、任伯年、虚谷诸家之后的海派领袖，百年来书画大师多出其门下，